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中國將帥青少年時代的故事

陳賡的青少年時代

# 陈赓的青少年时代

余 涉 编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0·北京

**陈 赓的青少年时代**

余 涉 编 写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浙江诸暨报社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70千字 3.375印张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500

\*

ISBN 7-80035-758-9 / G·292

**定 价：1.35元**

# 目 录

## 第一章 少年叛逆者

- 出身将门…………… ( 1 )
- 闹学与抗婚…………… ( 4 )
- “当兵去!”…………… ( 6 )
- 十九岁入党…………… ( 9 )
- 黄埔风云…………… ( 11 )

## 第二章 革命战火的洗礼

- 革命军的暗探…………… ( 16 )
- 血，血，血!…………… ( 18 )
- 救了蒋介石一命…………… ( 20 )
- “中山舰事件”之后…………… ( 26 )
- 南昌起义的枪声…………… ( 28 )
- 死里逃生…………… ( 30 )
- 护士李小姐…………… ( 32 )
- 香港历险记…………… ( 35 )
- 战友重逢…………… ( 37 )

## 第三章 战斗在敌人心脏

- 牛惠霖大夫兄弟…………… ( 40 )
- 陈庚变成了“王庸”…………… ( 42 )
- 建立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 45 )

打入敌特最高机关·····	( 49 )
“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 53 )
营救任弼时一家·····	( 56 )
和合坊锄奸·····	( 59 )
扑灭了一场特大祸害·····	( 65 )
天津叛徒的克星·····	( 69 )

#### 第四章 有勇有谋的红军将领

神机妙算改黄安·····	( 73 )
第二次挂彩·····	( 76 )
艰难的历程·····	( 79 )
会见大文豪鲁迅·····	( 81 )

#### 第五章 炼狱的考验

被叛徒出卖·····	( 85 )
大闹敌人法庭·····	( 86 )
挫败“劝降者”·····	( 89 )
把监狱当战场·····	( 92 )
“谋士”技穷·····	( 95 )
蒋介石出丑·····	( 99 )

# 第一章 少年叛逆者

## 出身将门

在湖南省湘乡县，有一个名叫二都柳树铺的乡村，地处湘乡城北十五里。东西两面，对峙排列着两列连绵起伏的小山峦，中间展延着约三四里的狭长谷地。一条溪流从谷地横亘而过，溪上有一条可供行人和车辆通行的水坝。由于离坝不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澈如镜的泉水，因此当地人把这条坝称为“泉坝”。

就在泉坝东端小山脚下的羊吉安村，住着一户三代聚居的陈姓农家。洁白的墙壁，深灰的砖瓦，被浓郁茂密的绿树翠竹环绕覆盖着，好一派田园风光！

1903年2月27日，即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二月初一日，这家宅院喜气盈门，一个男婴在全家热切的期待中诞生了——他，就是后来彪炳人民解放军史册，在对敌斗争的公开和隐蔽的两个战场上，都建立过赫赫战功的大将陈赓同志。

陈赓呱呱堕地的时候，正是中国政局动荡的年代。陈赓出生之前的第三年，即一九〇〇年，发生了英、美、德、日、俄、法、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进攻中国的“庚子事变”，昏庸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陈赓出生以后的第八年，即1911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尽管它并没有使中

国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但毕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使中国革命面貌起了根本变化。1919年发生划时代的“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了全新的轨道。——陈赓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

陈赓乳名福哥，学名庶康，字传瑾，1917年入湘军才改称赓。他幼年受祖父的影响很大，祖父可以说是他人生历程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陈赓的祖父名叫陈翼怀，1886年生于湖南湘乡。由于家境贫苦，十余岁就去给地主舅舅做长工，放牛种地，什么活都干。他因自幼热爱武术，在舅舅家白天下田劳动，夜里经常练武。他本来饭量就大，现在因练武体力消耗大，更能吃饭，这引起舅舅对他天天练功的不满，每天碰见他讲些不三不四的闲话，有次竟在他练功时破口骂他“黄鼠狼变猫——没有出息”。翼怀一气之下，离开舅舅家，决心到外面闯一闯。临走时，他爬在故乡的地上，啃着黄土发誓：“翼怀呀，翼怀！此去不干出一番事业来，就枉自为人，无脸再回归故土。”陈翼怀出走以后，正赶上清政府在湖南招募兵丁，他立即应召当了一名“火头军”。后来上司发现他武艺较强，还能站在垒起的三张桌子之上，用牙将装满水的四只木桶拎离地面，便把他转作战士。自己的能力被承认，这对陈翼怀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感到无比兴奋，决心报效朝廷。他挥舞80斤重的大刀，东砍西杀，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颇受上峰赏识，连年提拔，从行伍逐步递升，“一直做到等于今天的师长之职”。后来，陈翼怀在军中目睹清廷对外卑躬屈膝，任人宰割；对内横征暴

敛，欺压平民；加上自己所执行的使命，常常又是去镇压那些与自己同命运的起义农民，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惶惑与不安。于是他辞去官职，解甲归田。他回到故里，用多年的积蓄，先后购置了240亩田地和一栋两进六间的住宅，为后代创造了一份不薄的基业。陈翼怀本来出身贫寒，此时手中有点钱，没有忘记给乡里做好事。邻里乡亲，只要找上门来，总是尽量帮助他们。

祖父三十岁上，与本乡一位比他小十岁的刘姓姑娘成婚，第一胎就生下陈赓的父亲陈绍纯，1895年，刘氏生下第二个儿子后即病逝。几年后，陈翼怀又选军中一个骑士，四川藉的熊姓女子续弦。这位继祖母性格豪爽，武功精良，骑马射箭，都很在行。她没生儿女，但对前妻的儿孙视若亲生，孩子们对她都很尊重。

陈赓自幼聪慧，他虽排行第二，但因长兄夭折，实际上是祖父的长孙，深得祖父溺爱。祖父常常抚摸着身上的刀枪伤痕，向陈赓讲述自己在军中如何打仗，怎样受伤的故事；鼓励他长大以后也象自己那样当兵打仗。祖父比较健谈，且有口才，每当讲起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常使陈赓听得入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继祖母也很疼爱陈赓，常常教陈赓打拳头、练武功，而且教得十分认真，经常拿根棍子，叫陈赓在上面翻筋斗，非到事先规定的数目，不让他停下来。幼年的陈赓从祖父那里接受了尚武的精神遗产，又从继祖母那里学会了几手拳脚，他以后的弃家从戎，几十年如一日不离军旅生涯，追根溯源，与祖辈对他的熏陶与培育，显然是分不开的。



## 闹学与抗婚

陈赓幼年时，生性活泼。他爱听故事，还喜欢玩胡琴、唢呐一类的乐器。陈赓的父亲陈绍纯比较守旧，历行宗法社会的那一套旧规陋俗，特别是对子女的管教十分严酷，这就严重束缚着陈赓个性的发展，使他十分反感。

陈赓从六岁起，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了五年书。私塾的教学方式呆板、腐败，每天在那里灌输给学生的尽是“四书”、“五经”一类古文。私塾先生只管照本宣科，不作解释，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这味同嚼蜡的学习生活，一点也引不起陈赓的兴趣。他不愿意整天循规蹈矩向孔子牌位作揖叩头，更深恶痛绝那些诸如打手心、抽屁股、跪香等野蛮的体罚，对正襟危坐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下的教书先生也没有半点好感。尽管陈赓凭借自己的聪明天资，学业上无可挑剔，但由于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在先生的心目中，印象始终不佳，经常受到先生无端的训斥和处罚。

为了反抗这种在他看来是极不公正的待遇，他竟安排了一个就他的年龄来说，周密得简直令人咋舌的恶作剧。他用一只嘴里填满盐粒的癞蛤蟆放在先生居室房柱的石头下，把一条泥鳅塞进先生床下的夜壶里；再把先生厕所里的脚踏木板锯断一半。这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悄悄完成。

深夜，他预料的情况出现了：吃了盐的癞蛤蟆不断发出令人烦躁的、象老人咳嗽般的声音；无法安眠的先生难免尿频，但夜壶里的泥鳅却不堪忍受那热浪的冲击，拚命在夜壶里翻

腾。那咳嗽声、翻腾声，使先生不禁毛骨悚然，以致急于去厕所大解，但一只脚刚踏上木板，板就断了，先生险些跌进茅坑。……

陈赓诸如此类的行为，不仅常遭先生指责，还常受到父亲的打骂。父亲气极了的时候，常常大声吼道：“看！到了你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把你赶出去。”

是不是真的要被赶出去，陈赓并未认真领会。他总在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岂能随意由别人束缚！”他需要的是放开手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在湘乡县城郊风景秀丽的东台山麓，有一座闻名邻近几县的东山书院。它兴建于1890年废除科举的浪潮中，后改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书院学生多为富家子弟，类似贵族学校，但校长李元甫算得上是个新派人物，他在每天早晨的朝会上，向学生经常讲述中国日益贫穷落后，因而屡遭外敌侵略的时事。课程设置虽仍有“四书”、“五经”，但也开自然、科学、英语、音乐和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还尽力搜集、订购进步书报供学生阅读。当时传到学校的，除了本省维新派的著述，主要还有梁启超著名的政论和他主编的《新民丛报》等刊物。学校还聘请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员任教，向学生灌输东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论。这样一来，这所书院成为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省传播新思潮的中心。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1910年就曾在這裡求过学并得到启蒙。

1915年，12岁的陈赓慕名至此。由于这里的教学方法与私塾迥然不同，激起了他不可抑制的学习热情。正课之余，陈赓利用了学校所提供的优越藏书条件，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他不仅熟读了《春秋》、《纲鉴》等史学论著，连梁启超所撰之

《饮冰室合集》这样的大部头，也进行过广泛的涉猎。随着知识面的扩展，在他内心深处逐渐萌发忧国忧民的意识，树立“富国强民”的伟大抱负，使他原来的叛逆思想得到了升华。他在学院求学期间，曾为反对某些教师对学生的无理压制，参加过集体罢课。但这已不是当年读私塾时的恶作剧，而是在正确的目标指引下有组织的斗争。

1917年，陈赓愉快的求知生活，由于父子两代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认识差距而产生的激烈冲突，嘎然而中断了。这一年，陈赓的父母按照古老的封建陋习，实行包办婚姻，强迫14岁的陈赓，跟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名叫陈碧君的女子成婚。父母根本不理解儿子头脑中的抱负和追求，毫无商量余地的，把这门他们认为“门当户对”的婚事，强加给儿子，本来，性格倔强，具有鲜明叛逆意识的陈赓，对于家庭的不满，正在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赶巧这件极不称心的婚事发生，便成了他与家庭彻底决裂的导火线。他象当年祖父那样，毅然离家出走，宣布不再回来；走后还给家里写信要求将女方送走。父亲万般无奈之中，终于妥协了，请出地方上一些人出面调解，再由陈赓家里赠些钱财，礼送女方回家。这才结束了这场由他们一手制造的麻烦的婚事。

## “当兵去！”

陈赓幼年受祖父的影响，常想投笔从戎。这次离家出走，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当兵”。

当时湖南是南北军阀角逐之地，北洋军阀企图盘踞西南以

为制服两广的基础，而南方军阀也以湖南为北进的阵地。湖南成了南来北往的军事要冲，遍地的“司令”在这里招兵买马扩张实力。1917年，湖南宁乡人氏鲁涤平部在野猫坳设立湘军招募处招募兵丁。陈赓以为这是实现自己“从戎”矢志的好机会，便欣然报名，在这个部队的第二师第三旅第六团第二营当兵。

陈赓开始当的是二等兵，月饷五元五角。本来，当时生活费用低，每月伙食费二元左右也就够了，但是军阀部队异常腐败，各级军官巧立名目，克扣士兵饷钱，甚至长期不发饷钱。有时当兵的每月只发五角零用钱，每天只给四钱油。加以部队经常长途行军作战，兵瘦体弱，疾病流行，这种戎马生活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真是太艰辛了。别看陈赓离家时穿着一件羊皮袍子，是个“少爷”模样，但是他的性格异常刚强，终于忍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坚持留在部队里面。有一次部队打了败仗，退到湖南彬州一隅，饭吃不上，身上又生疮。家里接连派人到部队来找他回去，他却硬挺着，不肯离开。陈赓就这样背着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造套筒枪，随营作战，拖了四年。因为他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兵士喊他代写家信，连长叫他教唱歌子，他都满口应承，打仗又很勇敢，在军中颇受长官重视和士兵喜爱。他由二等兵依次升为上士。

他当兵这段时间，南北军阀一直在湖南混战。湖南的督军兼省长，就象走马灯一样，在各派军阀官僚之间，此下彼上，换个不停：谭延闿、汤芑铭、刘人熙、傅良佐、张敬尧、赵恒惕……而每一次权力的易手，都要经过一场恶战。湖南省在此期间发生的不少战事，如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之役，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战争，陈赓作为湘军鲁涤平部的普通一兵，都参加了。

四年来，陈赓置身军阀部队的底层，亲眼看到连年混战给民众造成的灾祸，又亲身体会到军队中打骂士兵，克扣军饷的滋味。尤其是连长常常要他造饷册子，使他看到军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污腐败的各种情况。他对这一切，深为不满，曾经参加“闹饷”的士兵运动，反抗军中的黑暗统治。他觉得不应该进行这种不义战争，可是他一个小兵又左右不了局势。随着跟他出来当兵的三弟陈尊三在军中病死，他觉得再也不能在这种祸国殃民的军队里干下去了。

正当陈赓下决心离开旧军队的时候，新任湖南督军赵恒惕，向外扩张地盘，命令鲁涤平部出兵湖北，深入鄂南，不料打到离武昌不远的贺胜桥时，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的前后夹击，一溃千里。部队士兵死的死，伤的伤，造成严重的减员；有的连队损失超过半数，以至三分之二以上。由于战争的失败，湘军内部各派互相指责，明争暗斗，矛盾骤然尖锐起来。陈赓所在团团长鲁涤平这时早已升任师长了，接任的是曾君聘，他是一个老粗，部队被打得稀里哗拉，气早就不顺；如今内部又四分五裂，更心灰意冷。他找关系谋到粤汉铁路湘局局长差事的差事，便离开了部队。陈赓护送他上任，从岳阳一直送到长沙。他一路上向上司倾诉了自己也不愿混迹行径的心情。当曾君聘知道他的愿望后，很是同情和谅解，顺便在长沙铁路局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当办事员。办事员的月薪是六十元，等于湘军一等兵军饷的一倍，这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算是相当阔气，令人羡慕的“差事”了。

## 十九岁入党

长沙，向陈赓展现着一幅全新的天地，使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当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问世的前后，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曾先后组织了新民学会、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又创办了自修大学、湘江中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地宣传革命理论，在青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赓一进入这个城市，立即被扑面而来的新思潮吸引住了，他在铁路局工作之余，一面进各种补习学校和夜校读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特别狠下功夫攻读英语，取得了优异成绩，使自己能够汲取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一面怀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谋求国家民族出路的强烈愿望，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报。这时在长沙进步青年中风行的刊物《新青年》、《响导》等等，都是陈赓爱不释手的读物。他曾读过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写的许多文章，受到很大启发，思想上产生新的飞跃。

这时，长沙的那些进步组织，象磁铁一样吸引着陈赓。1922年，他进入自修大学学习，直接聆听毛泽东、邓中夏的讲演，并得到了何叔衡、郭亮、要孟周等共产主义先驱们的具体帮助，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是年12月，他参加了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C·P（即共产党）。这年陈赓才十九岁。

入党后的陈赓，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要去翱翔的冲动。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经武汉沿长江顺流而下，到中国共产党发祥地去接受战斗的洗礼。

一路上，陈赓尝到了汉口英租界印度巡捕（即红头阿三）棒打同胞的滋味，又亲眼看到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中国人及狗禁止入内”的牌子，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激发了他对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

陈赓一到上海，直接投奔江湾青云路的上海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领导开办的高等学府，设社会科学、中文、外文三系和一所附属中学。其中以瞿秋白为主体的社会科学系最大。在这里，人才荟萃，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政治活动家聚集一堂。《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起源》等马克思理论课，均由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等亲自执教。学校里的政治空气浓厚，思想比较活跃。学生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显然，这所学校对求知欲望强烈，迫切要求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陈赓具有很大吸引力。陈赓作为旁听生，在这个曾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大批干部的摇篮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收获是，使他从理论上深刻认识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仇恨和憎恶，从感性进一步上升为理性。

陈赓1923年2月从上海回到长沙，遇上这个城市的各阶层的爱国群众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时，他立即积极投入，并表现得非常英勇。今年春天，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的爱国反日运动如火如荼，湖南以工农联合会为首，联合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商会等团体，于4月5日发起组成“湖南各界

外交后援会”，全省各地，尤其是长沙，掀起了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对日绝交运动。陈赓是这个“后援会”的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组织查禁日货的活动。他率领群众日夜守卫在停靠日本洋船的码头上，禁止工人为日本人搬货。为了不让“日本洋行”销售日货，他连续几天不睡觉，把守着长沙小西门一家日本洋行的后门，监视他们。

这年6月1日，日本水兵在长沙湘江码头，蛮横殴打查禁日货的后援会的调查员，激起群众公愤，顷刻之间，千余人齐集码头进行抗议，停泊于江中的日舰水兵竟赶不行凶，当场打死中国工人学生各一名，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一直奋战在最前列的陈赓，也被日本水兵开枪打伤，为革命第一次献出了鲜血。

这一惨案，使陈赓更清醒地看到，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残暴的，斗争是残酷无情的，我们想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不能没有枪杆子！

## 黄埔风云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大本营。他鉴于以往的依靠军阀打军阀的痛苦教训，接受了苏联特使马林关于创办军事学校的建议，任命大本营军使部长程潜兼校长，筹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1923年冬程潜派人到湖南招生。由于当时湖南省尚为各派军阀势力盘踞，招生是秘密进行的。陈赓受党的指派，前往应试。过了五六天，即被通知录取。12月下旬陈赓求亲告友，奔



波忙碌，筹得了一笔路费，与20余名湖南籍的同学一起，挤火车的四等车厢，坐海轮的三等船舱，水陆兼程，绕道武汉、上海和香港，奔赴广州报到。

讲武学校于1934年3月下旬开学。尽管孙中山等人对这所学校倾注着大量的心血，常到学校巡视学生的生活和战斗演习，给予热情鼓励，还帮助解决办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由于学校仍沿袭着日本、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职员工头脑中充满着旧思想，使这所学校没有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摆脱军阀部队的羁绊。学校要求学生绝对盲从，不准看报纸，也不准同外界接触。陈赓感到很受压抑，原来的满腔热情，烟消云散。

正在这时，孙中山已经确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结成。1924年5月，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筹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为学校设在广州的黄埔岛上，所以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学校创办过程中，苏联支援了大量的经费、枪械和教官，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干部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党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奉调从法国回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和恽代英、肖楚女等许多同志，也都先后来黄埔军校担任各方面的职务。

黄埔军校成立的消息，迅速传开，青年们奔走相告，十分鼓舞。这一天，陈赓与讲武学校湖南籍的同学宋希濂，正沿着珠江长堤漫步。当他走到南堤时，看到黄埔军校的一张招生布告，真是喜出望外。他一面认真地研读布告，一面在心中琢磨，觉得“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于是他即与宋希濂议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